



国防纪事

鲁山,海拔1108米,巍然俊秀,高耸入云,是山东境内四大高山之一。连接泰安与辛店的铁路线,蛰伏在鲁山山脉的皱褶里。这条铁路的最大特点是弯道多、坡度大。一趟趟货物列车像一条条巨龙,摇摆着长长的身子,喘着重重的粗气前行。唯一的一对旅客列车——7053/7054次绿皮火车,也走得很有耐心,最高时速60公里,全程184公里,票价仅11.5元。早年连羊信的羊群也可以赶上来一起坐火车,沿途群众亲切地称之为“庄户列车”,也有人叫它们“幸福慢车”。

2024年9月9日,星期一。清晨,阳光如同金色的纱幔覆盖山谷。鲁山深处,在源迁车站附近的一个小院子里,我目睹了铁路信号工区的工长郑军晨,带领工友一起完成每周必做的功课——升国旗仪式。

8点整,升旗仪式开始,首先是列队、点名。孙启政、王瑞、封帅、李浩盈、赵旭楠身穿橙色反光工作服,一个个精神抖擞,答“到”干脆。除了工长郑军晨,其他人都是退役军人。

郑军晨担任升旗手,副工长孙启政担任副旗手,其他4名工友分列两侧。随着手机中的国歌响起,孙启政右手将国旗向上扬起,郑军晨轻轻转动牵引滑轮,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升旗仪式完毕,郑军晨开始向大家布置当天的工作任务,特别强调安全方面的注意事项。他讲得非常仔细,大家听得格外认真。阳光下,一个个身影如雕像一般挺立。

这每周一次的升国旗仪式,始于2016年10月,是老工长鲁博提出来的,至今已经坚持了8年。

鲁博,身高一米八三,虎背熊腰,当过侦察兵,1994年8月从部队退役后进入铁路系统工作,办事干脆利索。2016年8

月的一个夜晚,担任工长的鲁博突然意识到,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工区的工作总体来说不错,但是总感到缺点什么。缺什么呢?想来想去,他发现大家缺少一些像部队官兵那样的精神状态。靠什么激发大家的精气神?他想到了升国旗仪式。

在工友们的支持下,鲁博将这一想法向所在东风车间的党支部书记尹同君作了汇报。没过多久,尹同君专门带人来到工区,竖起了旗杆,还送来两面国旗。那年国庆节,他们举行了第一次升旗仪式。

源迁信号工区,主要负责辛泰铁路线西桐古、北牟、源迁、南博山等车站设备的管理、维修和保养工作,责任里程67公里。郑军晨说,平时巡视巡检、保养设备,即使从早上一直干到晚上8点,也不觉得累。他们最担心的是雷雨大风天气,因为电器元件最怕雷电和雨水。

2019年8月中旬,台风“利奇马”从黄岛登陆,中心附近风力达到9级。天空好像被撕裂了,大风和暴雨侵袭山东半岛。“源迁站上行信号机附近塌方,信号机被埋,需要紧急抢修……”警报就是命令,工友们迅速投入抢修之中。

工区有6处隧道,全部停电,里面没有信号,无法和外界联系。大家进去之后,摸黑一点一点前进。黑旺隧道,积水很深,鲁博刚一进去,水漫过腰部。他丝毫没有退缩,抬起双臂慢慢往前走。他们会通过“喊隧道”给自己壮胆提气。“啊——啊——”大声喊两嗓子,隧道传来阵阵回声。

赵旭楠回忆说,当时因为路基旁边被冲出很深的沟,后勤人员无法靠近,连饭也送不上去。大家巡检抢修,一干就是大半天,肚子饿得咕咕叫。经过一个星期的鏖战,运输恢复了,每个人累得像扒了一层皮一样,想睡上几天几夜。

铁路道岔,最怕下大雪。一旦清扫不及时,道岔就会扳不到位,信号就无法开放,列车就无法正常运行。每到下雪,也是考验信号工的时刻。他们既要参加扫雪,也要保证每组道岔运转良好。鲁

博说:“南博山那边风特别大,气温特别低。有一次我去扫雪,刚干了一会儿,手机就自动关机了。我以为是电池没电,后来才知道是天太冷导致手机关机。”

2022年的最后一场雪,也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控制台显示,南博山站2号道岔定位扳不到位。郑军晨拿起电话向车站工作人员:“是不是雪没扫干净?”对方说:“都打扫得干干净净,一点雪也没有。试了好几次,怎么也扳不到位,急死人了,你们快来看看吧。”

郑军晨赶紧发动皮卡车,和孙启政、李浩盈、赵旭楠一起出发。山路狭窄,全是积雪,汽车开得很慢。17公里路程,他们整整走了一个小时。到达现场时,一列货物列车正停在道岔前面等待通过。他们仔细察看,道岔的确打扫得很干净。孙启政弯下腰,伸出右手摸顶铁底部,摸出一个小冰块。正是它,藏在下面“捣乱”。

采访当天夜里,我住在李浩盈的宿舍。床上是叠得方方正正的“豆腐块”,床下摆放着5双黄色翻毛劳保鞋,有的新一些,有的已经很破旧。我问他:“你留这么多鞋子干什么?”他告诉我,这是单位专门配发的劳保鞋,绝缘的,每年发一双。但是旧的不能扔掉,要轮换着穿。下雪或下雨时,鞋容易湿透,要好几天才能晾干。

李浩盈还告诉我,刚到室外干维修工作时,正好是夏天,天特别热,他没干一会儿就满头大汗。如果汗水滴到电器元件上面,必然会影响安全。所以,他总是边维修边不停地擦汗。后来他发现,鲁博每次出去干活时,无论天多热,都戴一顶帽子。干活回来,帽子里面都湿透了,外面露着白花花的汗碱。李浩盈仔细琢磨才明白,因为戴着帽子,汗都进了帽子里,既不会滴到电器上,也不用频繁擦汗,“还是老工长有经验。”

铁路维修,必须停运列车后进行封闭施工。为了减少施工对运输的影响,通常选择0点以后列车少的时候进行,工友们称之为“开天窗”,也叫“天窗

开始将梦延展
梦 渐渐移上脚上
以梦为马的日子 坚定向前

随后 梦成为少年的手杖
划出仗剑天涯
驰骋千里的动态
梦 演化为少年
终身的追求

在陆地 天空 海洋
砺剑青春 耕耘迷彩
把热血凝成滚烫的执念
逐梦疆场 乘梦而翔

父亲的星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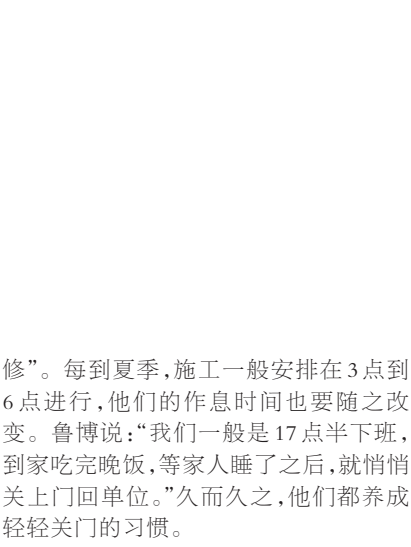
■尚晓璐

夜空 浸透墨色
蝉鸣 奏响夏日序章
嬉闹的音符在乡间小路无限回响
热热闹腾的夏日里啊
似乎只有父亲



山间新风过桥来(水粉画)

问 田作



军旅点滴

“在那高高的巴山深处,生长着一对同心树,那是老班长和他的新娘子种下,是那场婚礼留给连队的礼物……”

歌声处处,云雾涌动。空军某部巴东雷达站的全体官兵,列队在营区刻有“鄂西第一哨”5个红色大字的石碑旁,唱响这首《同心树》,迎来了巴山之巅又一个云雾缭绕的清晨。

小小的营区,其实就是山顶平地上一座没有围墙的院落。作为边远艰苦连队,雷达站经过多年的营区建设,如今有了很大改观。一直没有改变的,是这里的恶劣天气。由于山高湿气重,上半年大雾弥漫不见天,半年大雪封路不见地。

相比山上的气候恶劣,对官兵们更大的考验,是坚守高山的孤独与寂寞。

营区一侧,与营房主楼近距离对望的,是两棵枝叶相依的华山松。雷达兵们珍视这两棵松树,称之为“同心树”,精心整理枝叶,极尽呵护之情。云间雾里,“同心树”和矗立在营区的“鄂西第一哨”石碑、镌刻有连队“高山志”的巨型山石,成为雷达站一道亮丽风景。

关于这对“同心树”,雷达站流传着一个爱情故事。1991年2月,正是大雪封山,操纵班长向波因参加演习耽误了和女友王艳约定的婚期,一段美好姻缘遭遇危机。听说向波的女友提出分手,全站官兵轮流给王艳写信,邀请她来部队。后来,王艳终于上山,两人见面,误会冰释,并在连队举办了婚礼。

那时,雷达站营房还是石头垒起来的小平房。在战友们的见证下,一对新人在小平房前栽下两棵华山松。官兵们最初称之为“夫妻树”,后来正式更名“同心树”。

与雷达兵的爱情有关的“同心树”,给孤独的高山军营带来一丝浪漫和温情。老班长的爱情故事,已被官兵们制作成文字介绍牌,立于“同心树”前。

巴山之巅的“同心树”,近年正逐渐被外界所知。都市里的一些年轻人,哼唱起他们喜爱的那首歌曲《同心树》。不少人专程驱车数百公里来到大山,只为看一眼挺拔的“同心树”和可爱的雷达兵。

眼看上山的人越来越多,雷达站结合军营特色文化,适时举办军营开放日活动。每次活动,必然少不了全站官兵大合唱。《同心树》这首歌,也就成了雷达站对外展示军营形象的保留曲目。

孙启政说:“当初,鲁工长的战友曾聘请他到大企业当高管,他都没走。”

鲁博说:“在部队时,我们常讲一句话:不能当舜种,更不能当逃兵。当初领导把咱放到这儿,就是一种信任。咱哪能因为工作上遇到一些困难、生活艰苦一些或者为了挣钱更多一些,就当舜种、当逃兵?”

“媳妇儿,我有个事得跟你商量商量。我们工区那个小赵,想把家搬到博山。他工资不多,爱人没工作,孩子还小,我想把咱原来的房子借给他住。”

“那可不行,咱指望那套房子还贷呢。你看你,整天待在大山里,满脑子都是工区的事。那些工友,没有你不操心的,我都理解,可是你不能把咱的家都搭进去吧!”

鲁博不知该怎么接话了。看着他为难的样子,贤惠的妻子忍不住笑了:“看把你吓的,结婚这么多年,我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明天我就去跟人家说,咱的房子不出租了。你让小赵准备搬家吧。”妻子的豁达和善良,让鲁博感动不已。

2019年,鲁博被调到车间负责技术工作,他的徒弟郑军晨接班担任工长。郑军晨只有一个想法,要把每周一次的升国旗仪式继续下去。

采访最后,我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这些年,有没有想过离开这个地方?”

孙启政说:“当初,鲁工长的战友曾聘请他到大企业当高管,他都没走。”

鲁博说:“在部队时,我们常讲一句话:不能当舜种,更不能当逃兵。当初领导把咱放到这儿,就是一种信任。咱哪能因为工作上遇到一些困难、生活艰苦一些或者为了挣钱更多一些,就当舜种、当逃兵?”

望着他的星星沉默无言
走入沉沉夜色
留给世界一个孤寂而坚毅的背影

他那颗闪烁的星星里
住着曾同面硝烟的战友
不惧前路多风雨 离乡并肩赴战场
简陋的行囊里
装着一个朴素却崇高的梦想
愿共迎盛世 万家灯火闪亮

炮火轰鸣 挡不住毅然前行
冰雪成川 同携手直面严寒
坚冰冰冷的土豆里
藏着一个柔软而温暖的愿望
盼所有孩童都在阳光下放声歌唱

春华秋实 寒来暑往
意气风发的面庞刻满时光
沙场儿郎白发如霜
他的星星却永远在天际高悬
照亮无数人的远方

他那颗闪烁的星星里
住着曾同面硝烟的战友
不惧前路多风雨 离乡并肩赴战场
简陋的行囊里
装着一个朴素却崇高的梦想
愿共迎盛世 万家灯火闪亮

炮火轰鸣 挡不住毅然前行
冰雪成川 同携手直面严寒
坚冰冰冷的土豆里
藏着一个柔软而温暖的愿望
盼所有孩童都在阳光下放声歌唱

春华秋实 寒来暑往
意气风发的面庞刻满时光
沙场儿郎白发如霜
他的星星却永远在天际高悬
照亮无数人的远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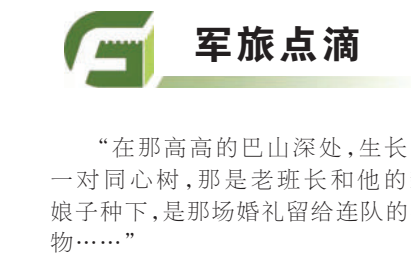


短笛新韵

三爷爷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老兵,也是一名忠诚的老党员。曾在抗日烽火中英勇奋战的他,有着赤诚的军人情怀。一套旧军服、一张泛黄破损的党员证、一枚红色的五角星帽徽、一张参军时的老照片,这些物件承载着他军旅生涯的珍贵记忆,是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多年前,三奶奶与世长辞,儿女们心疼三爷爷,想接他去新房子居住,可他执意不肯离开老屋。在他心里,老屋就是他的根。

三爷爷虽然退伍多年,但军人的本色从未褪去。母亲常跟我说起,尽管生活拮据,三爷爷却从未向国家开口求助。有一年,县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前来调研复退老军人的生活状况,关切地询问他是否有困难。三爷爷挺直了腰板,拍着胸脯说道:“别说我没困难,就算有困难,咱作为老军人也要自己克服。何况我还是一名党员,党员是带头干事的,



一首歌与一座高山军营

■张家立

“在那高高的巴山深处,生长着一对同心树,那是老班长和他的新娘子种下,是那场婚礼留给连队的礼物……”

歌声处处,云雾涌动。空军某部巴东雷达站的全体官兵,列队在营区刻有“鄂西第一哨”5个红色大字的石碑旁,唱响这首《同心树》,迎来了巴山之巅又一个云雾缭绕的清晨。

小小的营区,其实就是山顶平地上一座没有围墙的院落。作为边远艰苦连队,雷达站经过多年的营区建设,如今有了很大改观。一直没有改变的,是这里的恶劣天气。由于山高湿气重,上半年大雾弥漫不见天,半年大雪封路不见地。

相比山上的气候恶劣,对官兵们更大的考验,是坚守高山的孤独与寂寞。

营区一侧,与营房主楼近距离对望的,是两棵枝叶相依的华山松。雷达兵们珍视这两棵松树,称之为“同心树”,精心整理枝叶,极尽呵护之情。云间雾里,“同心树”和矗立在营区的“鄂西第一哨”石碑、镌刻有连队“高山志”的巨型山石,成为雷达站一道亮丽风景。

关于这对“同心树”,雷达站流传着一个爱情故事。1991年2月,正是大雪封山,操纵班长向波因参加演习耽误了和女友王艳约定的婚期,一段美好姻缘遭遇危机。听说向波的女友提出分手,全站官兵轮流给王艳写信,邀请她来部队。后来,王艳终于上山,两人见面,误会冰释,并在连队举办了婚礼。

那时,雷达站营房还是石头垒起来的小平房。在战友们的见证下,一对新人在小平房前栽下两棵华山松。官兵们最初称之为“夫妻树”,后来正式更名“同心树”。

与雷达兵的爱情有关的“同心树”,给孤独的高山军营带来一丝浪漫和温情。老班长的爱情故事,已被官兵们制作成文字介绍牌,立于“同心树”前。

巴山之巅的“同心树”,近年正逐渐被外界所知。都市里的一些年轻人,哼唱起他们喜爱的那首歌曲《同心树》。不少人专程驱车数百公里来到大山,只为看一眼挺拔的“同心树”和可爱的雷达兵。

眼看上山的人越来越多,雷达站结合军营特色文化,适时举办军营开放日活动。每次活动,必然少不了全站官兵大合唱。《同心树》这首歌,也就成了雷达站对外展示军营形象的保留曲目。

孙启政说:“当初,鲁工长的战友曾聘请他到大企业当高管,他都没走。”

鲁博说:“在部队时,我们常讲一句话:不能当舜种,更不能当逃兵。当初领导把咱放到这儿,就是一种信任。咱哪能因为工作上遇到一些困难、生活艰苦一些或者为了挣钱更多一些,就当舜种、当逃兵?”

望着他的星星沉默无言
走入沉沉夜色
留给世界一个孤寂而坚毅的背影

他那颗闪烁的星星里
住着曾同面硝烟的战友
不惧前路多风雨 离乡并肩赴战场
简陋的行囊里
装着一个朴素却崇高的梦想
愿共迎盛世 万家灯火闪亮

炮火轰鸣 挡不住毅然前行
冰雪成川 同携手直面严寒
坚冰冰冷的土豆里
藏着一个柔软而温暖的愿望
盼所有孩童都在阳光下放声歌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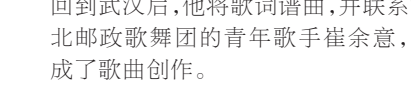
春华秋实 寒来暑往
意气风发的面庞刻满时光
沙场儿郎白发如霜
他的星星却永远在天际高悬
照亮无数人的远方

他那颗闪烁的星星里
住着曾同面硝烟的战友
不惧前路多风雨 离乡并肩赴战场
简陋的行囊里
装着一个朴素却崇高的梦想
愿共迎盛世 万家灯火闪亮

炮火轰鸣 挡不住毅然前行
冰雪成川 同携手直面严寒
坚冰冰冷的土豆里
藏着一个柔软而温暖的愿望
盼所有孩童都在阳光下放声歌唱

春华秋实 寒来暑往
意气风发的面庞刻满时光
沙场儿郎白发如霜
他的星星却永远在天际高悬
照亮无数人的远方

他那颗闪烁的星星里
住着曾同面硝烟的战友
不惧前路多风雨 离乡并肩赴战场
简陋的行囊里
装着一个朴素却崇高的梦想
愿共迎盛世 万家灯火闪亮



老屋·老兵

■纪保成

不能给国家添麻烦!”

工作人员看到他还住在20世纪80年代建的土坯房里,提议给他新建两间砖瓦房。三爷爷连连摆手:“我没困难,这把年纪就不折腾了,你们还是照顾其他人吧!”见三爷爷态度坚决,工作人员提出给他修补加固一下老屋,三爷爷笑着说:“我这张老皮再拾掇还能光滑到哪里去啊!”他的话引得大家一阵欢笑。这笑声中,满含工作人员对他的敬佩。

每次休假回乡,只要时间允许,我都会去那间老屋看望三爷爷。每次见面,他总会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述当年抗日战场上的感人故事。讲着讲着,他会激动地握紧手中的拐杖,用力地在地上敲得喀喀响。

那个冬天,我穿着作战靴站在三爷爷面前。他弯下腰,满是皱纹的手抚摸着鞋帮,感慨地说:“这鞋真好,比我们打仗那时候强多了。天寒地冻时,我们经常连一双袜子也穿不上,甚至光着脚丫子行军。”说完,他郑重地嘱咐我:“娃子,你生在了好时候,一定在部队好好干,为咱纪家人争光。”

三爷爷一生勤俭,儿女们给他的钱,他总是舍不得花。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没几天,三爷爷主动找到村委会捐款100元。村委会主任劝他:“您老这么大年纪了,心意到了就行,这钱就别捐了。”可三爷爷执意要捐。不久后,他又交纳特殊党费300元。三爷爷的善举,深深地感动了乡亲们。

2010年底,我荣立三等功。当我怀揣奖章满心欢喜地踏上归乡的列车时,却得知三爷爷突发疾病离世的噩耗。

走进那间老屋,望着炕上厚厚的尘土、脱落的墙皮、角落的青苔以及那束透过窗户洒落在炉子上的阳光,我仿佛又看到三爷爷蹲在火炉旁,一边加炭,一边喊着我的乳名:“新元啊,在部队好好干,等你立功了把奖章带回来给爷爷看看……”

此后探亲回乡,路过那间空荡荡的老屋,我的心中会涌起无尽的叹惋。老屋,承载着岁月的记忆,见证了一位老兵的忠诚与坚韧。

临别时,我轻轻捧起一杯老屋的泥土,仿佛握住了那段远去的时光……